



1 4
1555
83

83



門 14
號 1555
卷 83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

名實

涉務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
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
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
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
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清永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
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
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
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
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
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
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
無狀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
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

誕傲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
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
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
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
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
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
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
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
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

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余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

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為詒力正癡符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詭擊上音

呼誘也邢魏諸公衆其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

下音幣醜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

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

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

四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

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

數十篇余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
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
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
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
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
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虵虺在時君所命
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
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
篆刻壯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
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
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
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
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
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
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懼
不達天命童子之為余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

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余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尙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輦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

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尔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尔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

顏氏家訓卷四
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竝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邠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邠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邠嘗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鄰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邠魏之優劣也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

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
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
不知是耶非殷濩詩云颯颯雲母舟簡文曰旭
既不識其父濩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
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
遊之諂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
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
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
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
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
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
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
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
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
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

彥氏家訓卷四
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
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
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
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
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
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竦誄云倪天之和今爲
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
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

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
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
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
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
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逃赧王靈
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
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

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鷺
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雌雉聲又
云雉之朝鷺尙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雌雉
雉鳴潘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
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
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
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
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
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

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聲偏大余何遜詩云躍
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
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
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
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
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
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
以銀鑄鑊上音狠下音當銀鑄大鑊也世閒多誤作金
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

鑊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
鷺軍攻日逐鷺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
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
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
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八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
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

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
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
詩生於此意尔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
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
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
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

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蘧居響北闕慳慳呼麥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絕

名實第十

中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棋枰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

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
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
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
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證鼎一本作言信
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八信譽顯而然諾虧
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處子賤云誠於
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
迹但察之未熟余一爲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

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
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畱傳萬代可爲骨寒毛
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
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
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
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偽喪
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
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
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其吹噓朝

庭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余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卽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云珽頭曲圓勢如葵葉余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艱下

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遣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音航鳥迹余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

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
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
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
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
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尔抑又論之祖考之
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
其庇廕者亦衆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
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
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尔不徒高談虛
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
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
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
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
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
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
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

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尔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尙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

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竝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尔

梁世士大夫皆尙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

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
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
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
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懼乃謂人曰正是虎
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一本無自建康令
王復已下一段以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
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
能相存耕種之秣鋤之刈獲之載積之打拂之
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

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
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介假令
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墩土耘一
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
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為子
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
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
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其婦

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為鄰何
况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

此段一本見此篇
一本見歸心篇後

顏氏家訓卷第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顏氏家訓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誠兵

養生

歸心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
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
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
兼焉也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熟一鼯鼠五能
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

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
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畱愛翫卜筮射六得
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
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
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
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
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
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

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
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
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
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
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
余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
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
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糝糠之
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

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余或被發姦私面相
酬證事途迴冗讎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
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余必在得言之地當
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
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
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
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誦己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
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
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
謝或有諂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
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
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
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
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
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謹動女謁拜守

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旣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嘗弃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脩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
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
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今歷象
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
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
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
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
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
以淺裁深安有官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

舉曹貴賤咸以為然有一禮官恥為此讓苦欲
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
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
竟無子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為內史所迫

此好名之辱也

一本此好名
好事之為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
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余先祖靖
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

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
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
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介形骸之
內尙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
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
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
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
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

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
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
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
懼懼謗譴思爲此計僅未暇尔自喪亂已來見
囚託風雲徼倖富貴且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
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
哉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八齊世以儒雅爲業
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
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
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
夫尔齊有顏涿聚趙有顏最或作聚漢末有顏良
宋有顏延之竝處將軍之任意以顛覆漢郎顏
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
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
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衆違弃素業微倖戰功吾旣羸薄仰惟前
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
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
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
逞弄拳擊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
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
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
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
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皆爲逆

亂註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太上御名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騎乘正可稱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

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尔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暄寒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閒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煎一本有

者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一本無此六字余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諸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

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一本作而以延年貪溺取禍往世之所逃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于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

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爲賊所害
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
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
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勿輕慢也其間
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
猶未牢固略動勸誘尔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
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

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
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
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
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
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
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
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
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
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

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
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
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
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竝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著
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
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
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
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

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
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
石也石旣牢密烏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
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
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
忽變爲石地旣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
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
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間渫何所到沃焦

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
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
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
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
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
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
交趾獨弃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
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
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

蓋乍宣乍妄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
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
說述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
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
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
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
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
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
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

化人力所爲尙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釋二曰夫信謗之微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終當獲報尔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尔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卽爲

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若觀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

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
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余若能誠
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
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
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
之僧失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
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
遂誠臣徇主而弃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

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
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
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
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
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
余世有神魂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
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
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

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閒一蒼生尔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已之神爽頓欲弃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尔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尔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

計樹立門戶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脩戒行畱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尔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

以賣鱸羹爲業後生一兒頭俱是鱸自頸已下方爲人尒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

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尒成癩十許年死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擊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顏氏家訓卷第五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而後以刻高幹謂吾人亦只變其句而改其字

顏氏家訓卷第六

書證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為蒼先
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
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或呼為
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
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為人荇亦可笑
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禮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竝以
荼苦菜也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
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
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
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
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
注爾雅此乃藏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
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亦
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

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傳曰杕獨
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貌也在木
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
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
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駟頌既美僖
公牧于駟野之事何限驂隲乎余荅曰案毛傳
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

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驥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驥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驥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元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

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蘭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

縉因呼為荔挺法師縉親講禮名儒尙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
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
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為
少誤

詩云有泮萋萋興雲祁祁詩興雨祁祁注云興
如字本作興雲非
毛傳云泮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
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
案泮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

雨俗寫誤余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
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
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
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 好豫在人
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 於終日斯
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
猶如麕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
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

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疾遂疝說文云疝二日一發之瘡疝有熱瘡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疝瘡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疝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疝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乎

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隊竝作陳鄭之陳夫

行陣之義取於陳列也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傷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叢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叢解云木之叢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口會

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狙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閒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爻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儼儼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

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良夏侯該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官傳疑本作諺作詠未定竝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閒傳記皆名

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搏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環甲之環國子博士蕭該云環當作搏音宣環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官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官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爲官元帝

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冑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元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鷂虎視而復紫色繩聲亦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束

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爲束

亦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策爲正字以策

爲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姪

字誤而爲姪裴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姪字音

姪旣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處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

處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義按諸經

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處字從虎音呼宓字從山

音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爲宓而帝王

世紀因誤更立名余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

賈爲單父寧卽處義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

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
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
策余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中之主從牛
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邵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
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
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
脹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

又記竝作俳佻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
傳寫誤余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
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
誅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
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
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
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賁音把赫余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

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灑度量刪音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灑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母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

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并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尔

漢書云中外視福字當從示視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為提挈之意為誤也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

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
糺禁鄭注云糺猶割也察也一本無猶李登云
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管也然則小井所領二
反竝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
禁管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與
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也
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
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

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鶴雀銜三鱣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
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
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
三丈安有鶴雀能勝一者況三乎鱣又純灰色
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
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鱣卿大夫服之象也續
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
鱣鱣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地蠶似蠋竝作

鱸字假鱸爲鱸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晷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
寧見乳虎穴不入羣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
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
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
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贖之柿
尔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
或卽謂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贖蘇竟書

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泝
泝毛傳云泝泝柿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
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字學士
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旣無證據亦爲妄矣
此是風角占候尔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
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
筩果當作魏顥之顥北土通呼物一由改爲一
顥蒜顥是俗間常語尔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

如果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瓌瓌
眼中淚出珠子礫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
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顥學士相承讀為裹
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內筩中余正史削
繁音義又音蒜顥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
字也余應之曰意為劫卽是敝倦之敝余要用字苑
云敝音九偽反字亦見張揖呂忱竝云支傍作
廣蒼廣雅及陳思王集刀劍之刀亦是削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

力之力或借削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究
州號為韜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
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嚙羹之嚙自
余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
纘諡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
耆老相傳俗閒又有韜音音語蓋無所不見無
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沓顧雖
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

所見數本竝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
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
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弦未遽央古者
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
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
亡丈人又疑丈當為大北閒風俗婦呼舅為大
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尔近代文士頗作三婦
詩乃為匹嫡竝耦已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

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
烹伏雌吹扃扃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煮
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牡所以止
扉也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
作薪炊尔聲類作扃扃又或作屠

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
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
元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

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
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竝無其目竟不得知
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
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
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
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荅曰史之闕
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
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

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

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

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

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

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

豨黥韓覆畔討滅殘一本成殃列仙傳劉向所造而

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

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

德馬后及梁夫人嫫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為祠尾荅曰張敬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尔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字呼紺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為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鑲字木傍作鬼為魁字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窻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茗牛藻也讀若威音隱疑是塢隈字塢瑰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茗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茗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茗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茗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系旁畏尔宜作隈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
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謂此山其上今猶
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
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
濟亦爲學問竝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
佐其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
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囿
務王喬所仙方知此囿務山也囿字遂無所出
務字依諸字書卽旌丘之旌也旌字字林一音

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尔入鄴爲魏收
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
權務之精卽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
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
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
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
以尔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
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

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介

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木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文康象庾亮介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荅

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

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雷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

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介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

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

文也先儒尙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省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核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

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觥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元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閒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乎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尠考校是非

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
 蒼尼旁益上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
 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
 召為邵以閒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
 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指下無耳龍鼉從龜奮
 奪從藿胡官反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
 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
 片獵化為獾音曷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寵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宀
 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

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
 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
 俗則意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
 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
 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閒尺牘幸不違
 俗也案彌互字從二閒舟詩云互之柅柅是也
 今之隸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
 在二閒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
 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

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
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劭參同
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
依附雜以戲笑余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
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
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
形聲論也

河閒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熒注熒暴
也會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
與卒然便具尔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
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
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尔言日中時必
須暴曬不尔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
服而退

顏氏家訓卷第六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余而古語與今殊別其

顏氏家訓卷第七

音辭

雜藝

終制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余而古語與今殊別其

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亦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鉅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

頁氏家訓卷七
一一知不足齋叢書

家子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已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脾爲逋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勿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閒說文音戛爲棘讀血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

毛詩音反驟爲在邁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八室求日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常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

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詞

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介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音耶者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

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
戶邪此又爲未定辭乎荅曰何爲不尔上先標
問下方列德以折之尔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
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
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
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尔古
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尅勵也
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
無良師友故尔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諱自

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段非
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
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
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誠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
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
稱爲織名琨音自稱爲袞名洗音自稱爲汪名紘音
自稱爲鴉音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
紛紜矣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畱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
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
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
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
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
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
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
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
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

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
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
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
書自命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
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武祕閣散逸以來吾見
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
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逸體故是書
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
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

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
閒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
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一本注前上爲草能
僞作長之類是也朝
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
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
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
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
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
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畱心小學

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
多矣江南閩里閒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
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
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
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
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
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
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古知今特可寶愛

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
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獄參
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竝有琴書之
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
岳橐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
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
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
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

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
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
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
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
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
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
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
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合怵怵言救此之謂
惕也

平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
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
陽者爲鬼所嫉坎壙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
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尔皆無官位
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
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
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箒
金匱玉輪變玉歷一本作玉燮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
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

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旣遠世傳術書皆出流
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
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
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
學殊少唯范陽祖暅暅音互精之仕至南康太守
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
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

謚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
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
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
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
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
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
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
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
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尔至如吳太子
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
許目觀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
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所行
一莞十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有手談
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
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

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
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
周瓚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而子竝能一箭
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
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
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
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

亂其閒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
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
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
聊書素懷以爲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
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未已啓求揚都欲營
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塋
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閒絕於還望
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
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

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
肉單弱五服之內傷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
廕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覩冒人
閒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
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
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弃
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
薄藏內無塶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
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

之屬竝須停省糧嬰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
彌在言外載以驚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
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
隨爲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唯下白
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
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
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刻
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
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

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
齋供及七月半孟蘭盆望於汝也一本無七月
字卻作及盡忠信不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
辱其親所望於汝也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
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
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
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介
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
湮沒也

顏氏家訓卷第七

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
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
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
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
有闕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
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
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
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
闕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

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
經馬牝曰驎牡曰騶而誤作驪駱至以吳趨為
吳越桓山為恒山僮約為童幼則閩蜀本實同
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傳和疑本
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
之誤又秦權銘文刪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
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
謝氏書定著為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
為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謬與音訓辭義所

不通者皆存之
嘉興沈揆題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 憲 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 善憲 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 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 榘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 嵩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 昌祖 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 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 鉞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 揆

博有五皓之稱
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為五皓一本
以博為傳者非
顧元歎慕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為蔡邕所歎一本
作元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

攷證一卷

風操第六

博有五皓之稱

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為五皓一本

以博為傳者非

顧元歎慕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為蔡邕所歎一本

作元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

立稱

爾雅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及疏義凡十餘家一本作喪服經者非

劉縉緩綏兄弟竝為名器其父名昭又云劉字之下即有昭音

南史劉昭本傳子縉緩附一本以昭為昭者非

勉學第八

齊孝昭帝云云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

哭之

淮南子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

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

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

不能悲哭矣

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

淮南子脩務訓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

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
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
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為晉字一本以鍾為
種者尤非

文章第九

王褒過章僮約

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
章僮約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

字諸本誤以為過章童幼

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

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
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
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
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
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
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一本作恆山者非

陸機為齊謳篇云云其為吳趨行

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
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
今註曰吳趨行吳人以謔其地陸機吳趨
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一本作吳越行
者非

名實第十

趙熹之降城

後漢趙熹傳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
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

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舞
陰而李氏遂降諸本誤作趙喜

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云珽頭曲圓
勢如葵葉爾

禮記玉藻注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
如椎頭故以此荅為非

獸迹鳥迹

高迹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考以為

音闕

歸心第十六

高柴折像

家語弟子行高柴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後漢
方術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

芽

書證第十七

駟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驃隲乎

諸本皆作驃駱獨謝本作驃隲考之字書驃
牝馬也隲牡馬也顏氏方辯駟駟牡馬故

博士難以何限於驃隲後又言必無驃也

亦非驃也義益明白驃駱二字雖見駟頌

施之於此全無意義故當從謝本

孟子曰圖景失形

未詳或恐是外書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

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

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

英布之誅為意賁赫爾

說文媚夫妒婦也益可明顏氏之說

秦權

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灋度量刪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字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

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本

刪古則字謝本音制非

壹古壹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

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世

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世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

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

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陳思王鷓鴣賦曰頭如果蒜

諸本皆作雀鷓鴣賦又云蒜果者非

皆由後人所羈

說文羈羊相厠也一曰相出前也初限切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芻緦是何等物當作何音

荅曰按說文云荇牛藻也讀若威音隱鳩瑰

反

說文荇牛藻也少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

與顏氏所引不同未詳

猶文康象庾亮

晉書亮本傳諡文康

拭卜破字經

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又有式經一
又卷拭卜破字經未詳

各曰拭字文云...
又聞東晉書事...
鏡文...
皆由...
清本...

